

# 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丙志

## 第十五卷

黃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、黃師憲自莆田赴省試，與裡中陳應求、約同行，以事未辦，後數日，乃登途，過建安，詣梨岳李侯廟謁夢，夢神告曰：不必吾言，只見陳俊卿已說者是已。黃至臨安，方與陳會，詢其得失，陳蓋未嘗至彼廟也，辭以不能知，黃逼之不已，陳怒，大聲咄曰：師憲做第一人，俊卿居其次足矣。黃喜其與夢合，乃以告之，暨揭榜，如其說。

周昌時孝行

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，名昌時，事母鄭氏甚孝，鄭病腰足五年餘，行步絕費力，招數醫治藥，略無小效。紹熙二年中秋夜，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，見母坐立艱辛，不覺墮淚，洎罷就寢，抽身潛起，妻謂其登廁耳，乃懷小刀下庭，向空朝北斗禱雲，老母染疾久，百藥並試，有加無減，今發願剖腹取肝啖母，以報產育乳養之恩，望上真慈悲，俾獲感應，焚香訖，將施刃，忽聞有聲自後叱喝，且以杖擊其背，驚而回顧，寂不見人，但有封貼在地，取視之，中有紙，書云：周昌時供奉母病，累歲孝行，此藥三粒，賜鄭氏八娘，周捧泣拜謝，俟明日以進母，積痾頓瘳，方具所見告妻子。

虞孟文妾

衢州龍遊人虞孟文，以錢十四萬買妾，頗有姿伎，蒙專房之愛，無何孟文死，其從弟仲文忍人也，強以元直畀女更氏，領妾以歸，僅數月，妾夢故主君來，責之曰：汝在此處睡，莫未便，寤而懼，以告仲文，仲文向曰：彼已死，烏能畏我，雞鳴起奏廁，方過堂下，兄持梃坐堂上，起逐之，擊之至再，走而免，遂得病亡。

魚肉道人

黃元道，本成都小家子，生於大觀丁亥，得風搐病，兩手攣縮不可展，膝上拄頤，面掣向後又喑不能啼，父母欲其死，置於室一隅，饑凍交切，然竟不死，獨祖母哀憐之，時時灌以粥飲，活至七歲，遇道人過門，從其母求施物，母愧謝曰：家極貧，安得有餘力，道人曰：然則與我一兒亦可，母以病者告，曰：得此足矣，以布囊盛之，負而出，乃父跡其所往，則至野外，取兒置地上，掬白水洗濯，脫所披紙被蒙其體，□□□一粒納兒口，旋繞行五六十里，步(原缺九行又十字)

魚一頭，使生食，又溺於□□□染指膏之，甘芳如醴，捧鉢盡飲，有聲入腹錚錚然，忽若推墮崖下，所見猶元牧之處，牛在旁乾草，無少異，覺四體不佳，跳入山澗中坐，水深及肩，輾轉酣暢，越一夜乃出，則神氣灑落，方寸豁如，非復前日事，不知幾何時矣，牽牛還王家，主人訝曰：小兒何所往，許久不歸，自此日遊巿市，能說人肺腑隱匿，或罵某人曰：汝行負神明，且入鬼錄，又罵某人曰：汝欺罔平民，將有官事，已而果然，市人畏其發伏，相戒謹避之，王翁縛而閉諸室，尋縱去，入眉山累年，會張魏公為宣撫使，奉母夫人來遊山，見之，攜以出，後隨公出蜀，甫下峽，不辭而去，過武當山，孫旭先生告之曰：羅浮山黃野人，王代時惠州刺史，棄官學道，今仙品已高，宜往敬拜，以求延年度世之術，欣然而行，至羅浮崇真觀問津，觀主曰：山有三石樓，高處殆無路可上，須攀藤蘿，援枯木，如猿猱以登，不幸隕墜，必糜碎於不測之淵，君不為性命計，則可往，黃曰：若顧戀性命，安肯來此，乃告以其處，杖策徑行，而下石樓，始自崖而升，僅可容足，將及中樓，風雨驟至，急趨一石穴避之，迫暮留宿，夜聞林莽戛戛聲，大蛇入穴，繼之者源源不已，蟠繞於旁，黃瞑目坐，達旦，群蛇以次去，復前行，崖路中絕，獨巨藤枝下垂，援之上，時時得小徑，然財數十步，即途窮，俯瞰江水，相望極目，但隨蔓勢高下以進，日力垂盡，始到上樓，一穴圓明通中，匍匐過之，達巖畔，望野人綠毛被體，踞石坐，蕭容設拜，拱而立，其人殊不視，黃不敢喘息，久之忽問曰：汝為誰，何自來此，亦何用見我，具以對，曰：料汝且饑且渴，自起揭所坐石，石下泉一泓極清，指曰：此可飲，黃以槲葉杓酌之，可二升許，腹大痛，亟出大泄，二十餘行始定，復入侍，方命之坐，始言曰：浮世榮華富貴，疑若可樂，至人達觀，直與腐鼠等耳，人能處此地，與居富貴等，雖盡今生至來生不厭倦，儻一毫帶芥，頃刻不可留，汝觀此間別有佳處否，對曰：游先生之庭，尚不敢左右眄，焉知其他，野人曰：汝試觀吾受用處，引手捫石壁，划然洞開，相與入其中，其上正平，光彩如鏡，其下清泉巧石，奇花異卉，從橫布列，兩池相對，謂黃曰：汝留此為我治花園，東池水可供飲，西池以溉灌，勿誤也，遂先出，閉壁門，黃奉所教，地方七八丈，而無所不有，牡丹五色，花皆徑尺，室中常明，不能辨晝夜，居之甚久，花葉常如春，一日，野人啟門入，甚喜曰：汝果能留意於此，真可教，汝姑去此，吾之學長生久視法也，與寂滅之道不同，當盡世間緣乃可，兼汝服珍泉，滌穢已盡，宜別有所食，於罅中取魚肉如故山所得者與之，指石窟宿漏使盡飲，遣下山，曰：汝歸逢人與魚肉，任意啖之，直俟不欲食時，復來見我，黃再拜辭去，從此能啖生肉至十斤，後稍減少，紹興二十八年，召入宮，賜名元道，封達真先生，戒令勿食魚，御制贊賜之，曰：不火而食，太古之民，不思而書，莫測甚神，外示樸野，內含至真，白雲無跡，紫府常春，周參政葵舊與之善，閒居宜興，黃過之，書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十字以獻，後二年，黃以口過逐居婺，周公適自當涂移守，所書始驗，凡此諸說，多得之於周，幹道二年，予見之鄱陽，食肉二斤，而飲水猶一斗，證其得道始末，與周說不差，故彩著其大略，又一年，在九江，為郡守林栗黃中所劾治，杖而編隸之，房樑公父墓

呂忠穆丞相，政和初，葬其父於濟南之歷城，穿墉二丈，得石櫛，墓兆儼然，中空無所有，但存一石，曰隨司隸刺史房彥謙之墓，與呂氏所卜地，空穴無分寸不同，遂葬其處，彥謙，即唐宰相梁公玄齡之父也，梁公為太平賢相，而忠穆亦為中興名宰相，去五百年而休證冥合如是，異哉，趙不虧說

種茵香道人

政和末，林靈素開講於寶篆宮，道俗會者數千人，皆擎跽致敬，獨一道人，怒目在前立，林訝其不拜，叱曰：汝有何能，敢如是，曰：無所能，林曰：既無所能，何以在此，道人曰：先生無所不能，亦何以在此，徽宗時在幙中聽，竊異之，宣問實有何能，拱而對曰：臣能生養萬物，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，得茵香一束以付之，俾二衛卒監視種於艮岳之趾，仍護宿於院中，及三鼓失所在，明日視茵香，已蔚然成叢矣。

朱僕射

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，建炎三年，居民連數夕，聞呼朱僕射，而不見其人，已而新虔州守馮季周詢修撰，赴官，泊舟亭下，從行僕朱秀者溺死，八月四日也，右二事皆吳虎臣說

燕子樓

潭州府舍後燕子樓，去宅堂頗遠，家人不能至，守帥某卿，好游其上，卿晚得良家女為妾，名之曰酥酥兒，嬖寵殊甚，一日亦登樓，問其所以來，答曰：願見主翁，心不憚遠，卿益喜，留連經時，使之去，薄晚卿還，酥迎於堂，卿顧曰：適歸無它否，妾愕然曰：今日在房中，足跡未嘗出外，安有是耶，卿怒曰：汝來燕子樓視我，我與汝語，良久乃去，何諱之有，酥面發赤曰：素不識樓上路，何由敢獨行，公特戲我，傍人盡證其不然，卿惄惄不樂，入燕寢徑臥，疑向者所見，定鬼物也，少時酥入室，拊其背，掖之使起坐，曰：我真至公所，恐他人知之，故匿不言，亦因以惱公爾，何以戚戚為，卿意方自解，又與嬉笑，忽曰：今以實告公，我非酥酥也，請細視我，視之，則一大青黑面，極可憎怖，卿拊床大叫，外人疾趨至，無所睹，即抱病遂卒，王嘉叟說，聞之張敬甫。

阮郴州婦

戶部員外郎阮閱，江州人，宣和末，為郴州守，子婦以病卒，權殯於天寧寺，阮將受代，語其子曰：吾老矣，幸得解印還鄉，老人多忌諱，不暇挈婦喪以東，汝善囑寺僧守視，他日來取之可也，子不敢違，是夜阮夢婦至，拜泣曰：妾寄殯寺中，是為客鬼。

為伽藍神所拘，雖時得一還家，每晨昏鐘鳴，必奔往聽命，極為悲苦。今不獲同歸，則永無脫理。恐以櫬木為累，乞就焚而以骨行，得早窆山丘，無所復恨。阮籍而感動，命其子先護柩還江州營葬。是夜夢子婦來謝雲。

#### 岳侍郎換骨

紹興十一年歲除之夕，岳少保以非命亡。其子商卿霖並弟震同妻女，皆羈管惠州郡，拘置兵馬都監廳之後僧寺牆角土室內。兄弟對榻，僅足容身，飲食出入，唯都監是聽。秦檜死，朝廷伸岳公之冤，且詔存訪其家，還諸子與差遣。商卿未拜命，間一夕，聞寺鐘鳴，恍惚如夢，見青袍一卒，類親從快行，係兩袖於腰，手挈竹籃，貯刀劍椎鑿之屬，鋒毛吹刃，頓於榻上。長揖一聲，大喝雲，奉上帝敕旨，為官人換仙骨，語畢升榻。商卿怖汗如雨，謹聽所為，遂以所齎器具，恣加割剔，然殊不覺痛。須臾訖事，收器而下，復唱雲，換骨訖，揖而告去。商卿揭帳視之，髑髏一軀，自首至足臥於地，遂驚覺。日已亭午，震在傍言聞兄伸吟聲甚苦，呼撼之不應，念無策可為，但堅坐守護，至今猶未盥櫛。商卿具道所睹事，才絕口，輒來邀致，仍傳慶語，乃告命已至，意淳熙間，持湖北漕節，鄱陽胡環德，監分司糧料院，與之談此，青袍傳旨時以大官職稱之，不欲自言，後擢工部侍郎廣東經略而卒。

#### 朱氏蠶異

湖州村落朱家頓民朱佛大者，遞年以蠶桑為業，常日事佛甚謹，故以得名。紹熙五年，所育蠶至三眠將老，其一忽變異，體如人，面如佛，其色如金，眉目皆具。朱取置小合，敬奉於香火堂中，鄰里悉往觀。李巨源在彼，亦借歸瞻視，誠與佛像無少異。經數日，因開合，已化為蛾，即飛去。

#### 金山設冥